

卡里寧 著

在中等水平上



作家出版社

卡里寧著

在中等水平上



劉賓雁譯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在中等水平上

卡里寧著
刘賓雁譯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【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·七号】

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

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字數：32千

開本 32 $\times$ 43 $\frac{16}{25}$ / 50 印張 1 $\frac{16}{25}$ 每頁 1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22000

定價 (6) 0.15 元

前 記

本書作者阿納托里·卡里寧，是一個新聞工作者出身的作家。他曾任頓河、庫班與卡巴爾德的一些地區報與市報的編輯。在幾個共和國和州裏作過“共青團真理報”的記者。衛國戰爭時期，是南方戰綫上的一個隨軍記者。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“高岡”，於一九四〇年在羅斯托夫出版。一九四四年在“新世界”雜誌上刊載了中篇“在南方”，一九四五年又發表了中篇“同志們”。一九五一年出版了長篇小說“紅旗”。

他與長期生活在頓河一帶的蘇聯大作家蕭洛霍夫有較密切的交往。他的創作方法受蕭洛霍夫的影響很大。

這裏收集的，是卡里寧在戰後時期所寫的兩篇特寫。一九五三年所寫的“在中等水平上”在蘇

联影响很廣，它提出了战後苏联農村工作与農業發展上的一个迫切的問題。有一些党的幹部，滿足於战争結束後幾年中恢復工作所取得的成績，他們为自己地區的工作水平“不算太坏”而沾沾自喜，沉睡在“中等水平”的數目字上。於是在這樣的地區，羣众的積極性就受到压制，勇於前進的幹部抬不起头來。但是这种現象是不容許長久存在下去的。一九五三年九月苏共中央全会關於發展農業的決議，有力地打擊了这种阻碍農業發展的現象，支持了一切有創造熱情的人們。

“不死的根”所寫的是另一个主題：德國法西斯發動的战争，給苏联造成莫大的損失与犧牲，許多家庭失去了親人，大片的土地被糟蹋了，荒蕪掉了，但是人民並沒有灰心喪气，他們在战争的廢墟上頑強地建設着幸福的家園。从这篇特寫裏，我們可以看見苏联人民偉大力量与苏維埃制度的不朽的生命力。

譯 者 1955 年 9 月

目 次

在中等水平上.....	1
不死的根.....	44

在中等水平上

人跟人是不同的。有的人，当他看見河流在春天醒來，狂暴地扔掉自己身上冬天的罩衣，嬉戲着，淹沒着河岸和窪地，是会从心眼裏高兴的。如果河流兴奋起來，激起波濤，一路上把它不應該清扫掉的东西都一扫而光，那麼，那些为春天而高兴的人們所能看到的这些，也还只是那种不知向何处發洩的勇士般的力量的一些剩餘。坚强的人永远都喜欢春天那强大的、不可遏止的力量。

相反，这力量却使另一种人憂愁，懊喪。他們把春水的汹涌來潮看成狂怒了的自然所作的危險遊戲。急浪使他們驚慌，被水淹沒的河岸的情景使他們失去精神上的平衡。

他們的眼光只慣於看这样的河水：銀光閃

閃，光滑如鏡，就像是凝結在堤旁楊柳枝下似的。任甚麼也不該破壞它的水平面。

對於这种人，只要那為春來而興奮若狂的河水不重新返回河床，不凝結在那柳枝下給它規劃好的、永不變更的水平上，他們就一直不會平靜……



區裏人們都紛紛談論，說斯捷潘·齊霍諾維奇變得像另一個人啦。早先，他簡直不像是一個集體農莊主席，而是一隻鷹。在每次的區委全體會議或是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，他總是要提出個甚麼新方案的。他走上講台，歪起那生着淺黃色頭髮的大頭，就講起他們農莊又有了甚麼新的打算。而結果他的事情總是搞得很好——不光是方案訂得好。

兩年以前，他自動要求從國營農場轉到集體農莊來工作，於是領導上便把他派到擴大了的基洛夫集體農莊。莊員們接待了他。畢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哪。況且，在國營農場的時候他也給人們留下了好印象：是他在陷腳的沙地上培植起

葡萄園來的。

自從他一來到，人們立刻就感覺出來，這個新主席不打算像從前那麼辦事情，他打定主意要把眼光放長遠些。一開頭他就到薩里草原的斯大林集體農莊去學習經驗，那裏好多年來收成都是穩定的。學者們開始走上通向基洛夫農莊的這條路了，從前，莊員們只是在報紙上讀到過他們的名字。來了個著名的畜牧教授，過了一個多月，就有五十頭新品種的、繁殖率高的豬被送到農莊來。另一位科學工作者來了以後，對葡萄園發生了興趣。從前農莊裏多嚙也沒給葡萄上過肥，而現在開始上肥了，而且用的是自己本地的肥料。

兩年間，農莊裏修建了三座新的雞鴨棚，一座大豬圈。這不是那種隨隨便便造起來的臨時建築，而是磚瓦的。由於牲畜的繁殖率高，國家獎給基洛夫農莊的莊員們三輛載重汽車和一輛“勝利”牌小轎車。斯捷潘·齊霍諾維奇現在就坐着這輛“勝利”牌汽車。那麼大的家業（八千公頃土地），就是坐着“勝利”牌汽車你一天也走不過來呀！

去年，基洛夫農莊的莊員們從每一公頃土地

上收了二十公担小麥。賣葡萄又賺了一百多万。一个勞動日應得的報酬增加到四公斤糧食和十盧布五十戈比現金。

可是，就是這隻雄鷹，突然間收斂起了翅膀。很長時間就听不見斯捷潘·齊霍諾維奇提出甚麼新東西了。現在在區委全体會議上，他多半是默不作聲，坐在那兒，歪著頭，半閉著眼睛，既不像是在听別人發言，又不像是在打盹兒。

基洛夫集体農莊呢，也从區裏的第一名降到第二名、第三名上來了。

不能說斯捷潘·齊霍諾維奇完全灰心喪氣了。他有時候也還發點火光，可是从前那个斯捷潘·齊霍諾維奇跟現在這個比起來，卻是迥然不同的兩個人。早先，凡他發起的事遇到甚麼障礙時，他的勁頭反而來得更足。現在呢，一轉眼就洩氣了。他沒精打采地把眼睛轉到一旁去，不等把話說完就坐下去了。開始了的事情也不再堅持到底。

在區裏工作沒有多久的人，可真的摸不著頭腦：這到底是甚麼緣故呢？而別的人，靠著在這

个區裏有了不止一年的生活經驗而变得聰明了的人，就不奇怪了，他們也不說話。但是就在这沉默的背後，似乎隱藏着甚麼沒有說出來的东西。在他們的眼光裏也能看到：“这早就在我們意料之中，對我們來說這並不是新聞。問原因嗎？还不是那一个。我們知道它。”

他們知道的是甚麼呢？

要明白這一點，就得認識一下这个區的領導人——區委第一書記涅維洛夫和區蘇維埃執委會主席莫爾查諾夫。



在區裏，沒有一個人對每個農莊的經濟情況了解得像涅維洛夫那麼詳細。簡直難以理解，一個腦袋怎麼裝得了這麼多東西：每個農莊種了哪些莊稼，種了多少；有多少牛、馬、羊，都是甚麼種的；在戰後八年中間，一台拖拉机的平均工作量如何；在多穗作物方面與深耕作物方面，收穫量各有多少；擠了多少奶，收了多少蜜，定購了多少隻小牛。他能把所有這一切都記在心裏，不跟全區的、每個農業機器站的和每個集

體農莊的各個方面的幾百個其它數字混淆起來。

誰也不能說，涅維洛夫在區委會只是消磨工作時間。深夜。鎮子早已經睡了。只有區委會的兩扇窗子發出黃橙橙的光。這光綫射在街對面農村供銷合作社的台階上，射在打盹的更夫身上，他不滿地眯縫着眼睛，搖著頭，心裏納悶：“有甚麼要緊事叫人在這般時候還坐在椅子上。早點回家到老婆跟前去吧！自己不睡，也不讓她睡。她一定也要常常坐起身來看看區委會的窗子。沒有比給首長作老婆再糟的事啦。”

但究竟是甚麼要緊的事讓涅維洛夫留在區委會呢？是跟哪個聰明人——跟農藝師、拖拉機手或是農莊主席談得難捨難分麼？或許，接到一封有趣的來信，感動地擦著眼鏡在想：“區裏出現了多少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們多麼看重國家的利益，善於作出多麼聰明的結論啊！”或者，不過是區委的常委們散會後又留戀地在書記身旁坐下來，談論著，爭辯著，無論如何也難以結束？這種情形是有的，常委們在會上意見針鋒相對，對事情的看法有著分歧，而恰恰在會後開始出現了最有意思、

最有教育意义的东西。在正式會議的那種鄭重其事、對人要求得比較嚴格的情況下，人們常常不能把所有的意見都傾吐出來，而在不必作記錄的同志性質的交談中卻可以暢所欲言。在這種談話的時間裏，相互間可以談出多麼明智、直率的話！這些話有時雖然也會激惱對方，但卻公正得很。揉皺了多少件油印文件，抽盡了多少盒“白海”香烟！

不，在涅維洛夫辦公室的漆布包着的門後面沒有激昂的話聲，也聽不見充滿熱情的爭論。只有輕輕的咳嗽聲和乾巴巴的、清晰的噼拍聲時而從那門後傳出。是甚麼東西發出的噼拍聲響？這斷斷續續的敲彈聲又是甚麼？

這是涅維洛夫計算着定期的收支，正在作報表。他低着那已經有點斑白了的頭，打着算盤結算五日的報表。

從區委會出來，他還要把這些報表夾在腋下。在家裏，妻子也還要听着這乾巴巴的時斷時續的算盤珠敲擊的聲響。她對這種聲音已經習以為常，就像聽擴音器發出的噪音一樣。

就因为这样，哪怕夜再深些，当电话铃声——州委的紧急电话，把涅維洛夫从床上唤起时，他却可以不依靠任何人，说出有关修理拖拉机、播种、收割或收购粮食、剪羊毛或积绿肥的百分比数字。至多，他只需再跑去拨一拨算盘珠儿就行了。打电话来的州委干部即使对区里的状况有所不满，也会为书记的熟悉情况以及答覆问题的迅速而感到满意。

不能說这区是个落后区，区里还有更坏的呢，跟那些区比较起来，它就显得不十分坏了。但是，假如与它现有的能力比较起来呢？

区里冬麦的平均收穫量不超过十三公担到十五公担，春麦——不超过九、十公担。发展养畜业的计划，与其說在完成着，还不如說是在勉强对付着。牲口的头数是怎麼完成的呢？主要不是靠繁殖，而是靠在年度总结报告前从居民手里紧急收购小牛来凑数的。为了买小牛，要粮食要钱都可以如数付给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集体农庄是肯为每公斤活牛的分量付出五六公斤小麦的。

每年春天，集体农庄里的牲口缺乏饲料，

痛苦不堪。而這事情是發生在浸水草地比哪個區都多的區裏。

只有一次，莊員們每個勞動日分到了三、四公斤糧食的報酬，這是在一個丰收年，而平時則是一公斤半到兩公斤糧食。但戰前這裏一個勞動日卻給過六公斤、八公斤糧食。那時候，莊員們的糧食都多得沒地方放了。順便提一下，從那時起，這個區的購糧任務從未增加過，可是農業機器站裏拖拉機、康拜因機的數目卻早就超過了戰前。

人們已經對這種“中等”收成習以為常了，甚至當丰收年（一九五二年）到來時，才忽然發覺糧食無處可運，無處可以儲藏。沒有及時建造糧倉，甚至連蓆棚都沒搭。怎麼辦呢？上百噸脫了穀的糧食被放在草原上的露天地裏，農莊莊員們和黨的幹部們心疼得要命。

*

這時，在集體農莊主席們的中間出現了一個人，他的眼睛裏閃着興奮的光芒，帶着新的建議大搖大擺地走進區委會，或者是半夜裏打電話到

區委會，要求研究一个新的想法，而对这个想法，是不能、而且也不可能不立時提出意見的。

看見本區裏堅韌不拔、富有才能、渴望改進的人越來越多，一个區委書記的心怎能不高兴呢！本來，領導人的神聖職責就是要培养人們的創造熱情嘛。況且，農莊裏为工作而焦慮不安的人越多，涅維洛夫对區裏的狀況也就可以更放心了。

他不能不覺察到，斯捷潘·齊霍諾維奇当选为基洛夫農莊的主席以後，这个農莊正在顯而易見地蒸蒸日上。區委書記也不是自己和自己这个區的敌人哪！一个擴大了的農莊裏的工作有了起色，这对於全區是不坏的。

对这样的農莊主席，怎能不全力以赴地給以支持呢？

“你知道，”有一次，涅維洛夫对區苏維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莫尔查諾夫說：“基洛夫農莊的人办了个新事情。”

“沒听說……”

“怎能沒听說呢！他們往葡萄下面加本地的

肥料啦。”

“啊——，这我知道……”

“依我看，这顯然是个好的發起。你是怎麼个看法？”

“我看也不坏，”莫尔查諾夫同意說：“不过……”

“怎麼？”

“这件事要大吹大擂，那还嫌早。”

“为甚麼？”

“莫洛左夫自然是在他那農莊的圈圈以內想問題的，而你呢，巴維尔·伊万諾維奇，你肩上担着的却是一个區呀。在基洛夫農莊施肥是一回事，要是明天州裏下了一个全區的施肥計劃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
“你這麼想？”

“我不怀疑。所以，在大吹大擂以前，先得看一看結果究竟怎麼樣。莫洛左夫啊，是……”
莫尔查諾夫用手繞着头作了一个手势。

“你这是甚麼意思？”

“飄飄然啦。”